



3

□ 12  
3317  
3





口 12  
3317  
3

大學衍義輯要卷四

宋儒真德秀撰

粵西陳宏謀纂輯

誠意正心之要 崇敬畏

○脩己之敬

書堯典曰。欽明文思。又曰。允恭克讓。

舜典曰。溫恭和粹而恭敬允塞實也。

禹貢曰。祗敬也台我也德先言敬德為天下先不距違也朕行。

詩。商頌曰。湯降不遲應期而生不後也聖敬日躋進也升也。

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臣按堯舜禹湯文武皆聖人。而詩書敘其德。必以

昭和十八年  
五月二十八日  
購求



敬爲首稱。學者之所以學。聖人之所以聖。未有外此者。聖人之敬。安而行之。成湯之日躋。文王之緝熙。雖非用力。亦未嘗不用其力。蓋日躋者。進進不已之意。緝熙者。續續無窮之功。此湯文之所以聖而益聖也。

曲禮。毋不敬。

正其心

儼若思。

正其貌

安定辭。

正其言

安民哉。

可以

安民

臣按曲禮爲禮記之首。而毋不敬一言。又爲曲禮之首。蓋敬者禮之綱領也。

表記。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

臣按強與偷。主心志言。莊敬則志立而日強。安肆則志惰而日偷。強則毅然以進德脩業。自任視天下之善。無不可爲。一或偷焉。則視蔭苟安。惟知燕嬉娛樂而已。趙武晉卿耳。一有偷心。事功遂以不競。况人君乎。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 全章。

臣按自漢以來。諸儒未有深知敬之義者。惟程頤有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整齊嚴肅。則心自一。朱熹爲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



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它其適。此四言釋無適之義不貳以二。不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此釋主一之義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此二言乃須箴之綱領須臾有閒。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九疇亦斃。敗也嗚呼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敬之爲義。至是無復餘蘊矣。

○事天之敬

書。皐陶謨。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謂天敬哉有土。謂民

社者不可不敬

伊尹作太甲曰。先王謂湯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臣按此太甲不惠于阿衡時。而尹以湯之敬天者告之。湯惟敬天。天亦睠湯。曰顧。曰監。見天人之交。至近而非遠也。



伊尹申誥于王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於有仁。鬼神無常。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臣按此太甲悔過思庸之後也。曰誠曰仁。何所用。力惟敬而已。斯言也。豈獨為太甲謀。後世人主皆當取法。

伊尹作咸有一德。曰。嗚呼。天難諶。信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又曰。惟吉凶不僭。差也。在人。惟

天降災祥在德。

天雖難信。然常厥德者。必保厥位。命雖靡常。然有吉德者。必降之祥。

詩。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其二章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來也。多福。厥德不回。違也。以受方國。其末章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敬之。

周頌篇名。

羣臣進戒嗣王也。敬之敬之。天惟顯明也。思。命

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同日。監在茲。

臣按成王卽位。羣臣進戒。首以敬天為言。蓋以天道甚明。不可欺也。天命惟艱。不易保也。昧者徒曰。高高在上。不與人接。不知人君升降事為之間。天無日不監視也。豈可忽哉。當時羣臣之學。主於格



心故其言純粹如此。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伊嘏福也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

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臣按此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也。後世一行郊祀明堂之禮類哆然有矜大之心。

如漢武諸詔是也。其視我將之頌。可愧多矣。

板變大雅篇名凡伯厲王之臣刺厲王也。其卒章曰。敬天之怒。迅雷

之類。無敢戲豫。敬天之渝。日食星變之類無敢馳驅。昊天曰明。

及爾出王。出入往來昊天曰旦。亦明也及爾游衍。逸也

臣按古之人主遇有天變必減膳徹樂責己求言

以示敬也。然天道昭明。凡人君出入往來。優游暇

逸。天之監臨無乎不在。又不待變異。然後當知警

也。此文王在帝左右之事。而凡伯以刺厲王。惜厲

王之不悟也。

○遇災之敬

書。帝曰。來禹。洚水洪水傲子。

臣按洚水起於堯時。至舜攝位。害猶未息。故舜自

以為天戒。而畏天省已也。其後成湯憂旱。亦以六

事自責。曰。政不節。與使人疾。與。宮室崇。與。女謁盛。

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成湯



安得有此。而以此自責湯之心。卽舜之心也。至漢武帝時。公孫弘對策。乃曰。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夫舜以水自儆。而弘歸於堯。湯以旱自責。而弘歸於桀。姦諛之惑。誤君心。使忽天戒者。皆若此。不可以不察。

伊陟

伊尹子

相太戊

商中宗也

亳有祥

異也

桑穀共生於朝。伊陟

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

臣按咸又四篇。今亡。而史記言太戊立。伊陟為相。桑穀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脩德。太戊從之。

而祥桑枯死。夫太戊遇災。而聽忠言。脩闕政。亟以銷復。故周公稱之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謂其能盡敬畏之誠。而以天命律已也。可謂知中宗之心矣。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

鳴也

祖已

賢臣

曰。惟先格

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我也謂其如我何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允。典祀無豐也。厚也 於昵也。親也

蘇軾曰。高宗彤祭之日。雉鳴鼎耳。此為神告以宗廟



六  
祭祀之失。審矣。蓋武丁不專脩人事。數祭以媚神。而祭又豐於親廟。敬父薄祖。此失之大者。故祖已謂當先格王心之非。

臣按成帝時。博士行大射禮。飛雉集庭。登堂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御史大夫王音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主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雉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三公之府。然後入宮。告曉具備。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詔音曰。聞捕得

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爲之。音曰。陛下安得此亡國之語。不知誰爲佞諂。誣亂聖聽。陛下卽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皇天數見災異。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宜謀於賢哲。克己復禮。以求天意。則繼嗣尚可立。災異尚可銷也。漢去三代未遠。一雉之異。而君臣相儆如此。故附著焉。

雲漢仍叔

周大夫

美宣王也。遇裁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

之。百姓見憂。故作是詩。

此宣王憂旱責躬之詞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



大學衍義輯要 卷四  
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  
彗狀如帚。故曰除穢。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  
說乃止。

臣按人君應天。惟有敬德而已。後世神怪之說興。謂災異可禳而去。於是人主不復有畏天之心。為

害大矣。

宋景公時。熒惑東方星宿也。守心。宋之分野也。憂之。司星

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

果徙三度。

漢董仲舒告武帝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

元帝時。日食地震。匡衡上疏曰。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於下者。象動於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地震。陽蔽則明者晦。日食。水旱之災。隨類而至。



哀帝時日蝕。孔光曰。天降災異。譴告人君。若不畏懼。凶罰加焉。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祈禳小數。終無益也。是年息夫躬言災異數見。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勅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以問丞相王嘉。嘉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民猶不可欺。況於天哉。天之見異。所以勅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悅而天意解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是欺天。非應天也。

○臨民之敬

書五子之歌。其一曰。皇祖大有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

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子。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治事之敬

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臣按奉天時。以興農功。事之至重。故命羲和。敬以授民。敬之見於經者。始此。其分命曰。寅賓出日。曰寅饜納日。蓋於日之出入。敬以候之也。至於咨。蘇以治水。釐降二女。皆曰欽哉。堯之敬於事也。其恤刑。敷教典禮。咨牧。不曰欽。則曰寅。不曰寅。則曰敬。



舜之敬於事也。萬事本於一心。敬則立。慢則隳。後世人主。鮮知敬以治身。而臨事尤多輕忽。此禍敗所由基也。

○操存省察之功

詩思齊三章。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抑之五章曰。視爾友君子。輯和柔爾顏。不遐遠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臣按此衛武公自警之詩也。人君處朝廷之上。接對士大夫。和柔顏色。防遠過失。庸君猶或知勉。若

宮庭屋漏之中。既無法家拂士。又有近習逢迎。能凜然自持。不愧屋漏。雖明主猶難之。武公以此自警。其聖賢之徒與。

樂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

子慈諒良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

安安則久。久則天。渾然天成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

怒而威。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君子姦聲亂色。不畱聰明。以養其外淫樂慝禮。不接心術。以養



其惰慢自內入者邪僻自外入者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此即顏子四勿之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全章

臣按孟子之言以旦晝為主朱熹推衍其義謂當無時不用力則旦晝夜皆兢業自持之時其功益精密矣臣又推衍朱熹之說為夜氣之箴有曰盍觀夫冬之為氣乎木歸其根蟄坯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於其中蓋闔者闢之基冬至以後為闢夏至以後為闔貞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為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

為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物俱聞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冥息亦當以造物而為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為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臣謂物欲之害夜為最甚故其說以夜為本若異於孟子朱熹



者然亦未嘗不互相發也。

孟子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一節。

臣按人主之心。養之以義理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猶草木然。煥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也。程頤爲講官。嘗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嗚呼。人主欲以理義養其心。必如頤之言而後可。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全章。

臣按多欲則戕伐其心。烏乎養。以欲戕伐。則喪失

其心。烏乎存。昔漢武帝謂羣臣曰。吾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夫堯舜無欲者也。武帝好聲色。好征伐。好刑名。好財利。好神仙。多欲者也。多欲則邪念紛紜。本心流蕩。而欲效堯舜而施仁義。得乎。周敦頤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有志於學聖人者。必由寡欲充之。以至於無欲而後可。

○規警箴誠之助



大學衍義輯要 卷四 三  
大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踐阼篇。武王受丹書於太公。惕若戒懼。書於席之四端。

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監

不遠。視爾武王自謂所代謂周代商

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鑑雖甚明。見面而不見背。猶吾一心有所明。亦有所蔽也。

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溺於

人。不可揀也。

楹銘曰。毋曰胡殘。害也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

曰胡傷。其禍將長。

杖銘曰。於乎危於忿。忿怒也於乎失道於嗜欲。於乎相忘

於富貴。

臣按易言懲忿窒欲。逞忿者有危身之憂。縱欲者

有失道之辱。杖之為物。于以自扶。操之則安全。有

賴。舍之則顛。踏可虞。富貴奢淫。易忘兢畏。於杖為

銘。是或此義。

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臣按天實生時。地實生財。而君用之。敢昧自來。祀

以報本。亦必先時。匪物是貴。敬以將之。齋明盛服。

對越上帝。於牖為銘。朝夕是戒。

劍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同背德則崩。



臣按劍之為服。以示威武。然德實威本。威乃德輔。惟德是行。無思不服。一於用威。祇取顛覆。頌頌獨夫。所寶者劍。終以自燔。千古之鑑。矛銘曰。造矛造矛。少閒須臾也弗忍。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臣按兵者凶器。聖人所重。苟非拯民。其忍輕用。一矛之造。謹之戒之。况於兵端一啟。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戕生靈之命。奸天地之和者。皆斯須不忍實為之。寧王以此戒其子孫。萬世人主。可違斯言。凡銘

十有四今摘其詞  
義易知者如右

國語。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傲於國曰。自卿執政至於師長官師士。上中下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閒有誦訓主誦書之官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瞽史知天之道。宴居有師工樂之誦。史掌書不失書。矇瞽不道者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即今抑詩以自儆。已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

臣按武公約敕其身。自卿以下。無一人不使任箴規之職。自在輿以下。無一處不欲聞箴規之言。猶



大學衍義 卷四  
作抑詩使人不時誦之。如是而意不誠。心不正者。未之有也。

孔子觀於魯廟。有欹器焉。曰。吾聞欹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顧謂弟子。挹水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

臣按欹器古之遺法。自三皇五帝有之。所謂宥坐之器也。虛而欹。不及也。滿而覆。過也。過與不及。均爲非中。惟中則正矣。斯器日陳於前。是亦几杖有銘之意。孔子因之以陳持滿之戒。使人知挹損之道。富哉言乎。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安樂必誠。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焘焘弗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



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志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口過患。無口過斯之可憂哉。

與武王諸銘相出入。必古之遺言也。

唐穆宗問開元治道最盛。何致而然。宰相崔植對曰。元宗卽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爲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於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日用事。以至於敗。今願陛下以爲元龜。則天下幸甚。

臣按無逸一書。萬世之著龜。宋璟寫圖以獻。可謂有志正君矣。今經筵所在。每設此圖。庶幾開元故事。然必玩而繹之。如姬公在前。宋璟在後。惕然自省。不敢暇逸。然後此圖爲進德之助。不然。則視山水之繪。其與幾何。臣聞程頤有言。古之人耳有樂目。有禮盤孟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將自熟。敬以直內。是涵養意。頤之意。蓋欲學者敬以自持。而內自直。雖無禮樂銘誡之助。可也。然學者固



未易言。若人君則何所不可哉。誠能內主乎敬。凡  
古人自警之具。如湯武之銘筆之翰墨。設之屏幃  
可也。使人諷誦入耳著心可也。燕閒永日。毋深居  
中禁。而時御便殿。使儒臣環侍。迭陳規益。如衛武  
公之自警可也。魯廟之器。倣而為之。設於宥坐。以  
致滿盈之誡可也。不寧惟是。宮庭宴樂。以古者獻  
酬之禮。而易今之舉觴命醕。以古者房中之樂。如南召南是也。而代今之樂府歌辭。內外交養動靜弗違。  
而意不誠。心不正者。未之聞也。  
誠意正心之要 戒逸欲

○逸欲之戒

書。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度也。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  
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  
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  
來王。

臣按益之戒舜。始於君心。終於君心。此聖賢傳授  
之要法也。晉武帝混一天下。唐元宗身致太平。皆  
以逸樂怠荒。召戎狄之釁。其流禍至數百年。聖賢  
之言。其可忽諸。

臯陶曰。無教逸欲有邦。

此臯陶戒舜之辭。



臣按所謂教者非昭然示人以意嚮也。逸欲之念少萌於中。則天下從風而靡矣。此臯陶所以惓惓也。

五子之歌。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太康失邦。兄弟五人。後于浴之汭。作此歌也。

臣按大禹之訓。凡六言。二十有四字。而古今亂亡之釁。靡不由之。凜乎其不可犯也。古詩之體。實原乎此。

旅獒。西旅獻獒。武王未受。召公因作此以戒。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

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也。展布親也。

人不易。輕易也。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

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

戲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

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

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

賢。則邇人安。

臣按人主於有益之事。多不肯為。而惟無益者是為。故心志分而功不成。於有用之物。多不知貴。而



惟無用者是貴故征求多而民不足惟知本務實

者不然工商之巧不如農桑之樸錦繡之奢不如

布帛之溫推類而言莫不然也小駟乘而晉師以

敗非土性也晉惠公與秦人戰乘小駟白狼入而

荒服不至好珍奇也周穆王伐犬戎得白狼千里

馬之却漢文所以有道鬪鳴之求魏氏所以不長

魏文帝喪服未除遣使於孫權求鬪鳴齊不寶徑寸珠而寶檀子敵

以畏楚不寶白珩而寶觀射父國以強凡此皆後

世事而召公之言無一不驗此其所以為聖賢與

周公作無逸曰嗚呼君子所居也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

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小人所恃相視以為生也小人厥父母勤

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鄙語既誕妄

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指父母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

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商太戊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

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

舊勞于外爰暨小人高宗為太子時父命之命居民間習民事作其即位乃

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和不敢荒寧嘉靖

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

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



三年。自時厥後立王。商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樂也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

呂祖謙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無逸者。天德也。亦君德也。君子所其無逸者。凡人亦有無逸之時。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爲所。如魚之於水。獸之於林。有不可得離者焉。若慕而爲之。勉而行之。其視乾健不息之體。猶二物也。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非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謂。蓋言備嘗稼穡之艱難。乃於安逸時。深知小人所依也。民依之以爲生。而不知其艱難。則苟圖安逸。而力役之興。民有不得其死者。成王生於深宮。遽處人上。周公深爲之懼。故以此警之。若云始勤



終逸是乾健之體。有時而息矣。後世漸不克終之患。未必非此論啟之也。相厥小人以下。蓋引閭里近事以明之。乃逸者縱逸自恣也。乃諺者縱逸則所習者下。委巷謠諺常誦於口也。既誕者長惡不悛而誕妄也。若非誕妄則必訕侮其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而反以老成爲愚。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之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所謂昔之人無聞知者也。以成王之中材。向使管蔡得志。日夜煽惑而戕賊之。安知其不以后稷公劉爲田舍翁乎。此所以舉無逸之君歎息而告成王欲成王敬

聽之也。

祖謙又曰。商周猶異世也。文王成王之祖。故復舉文王之無逸以告之。厥亦云云者。言文王無逸之淵源也。學問之道在於損抑。祇畏而已。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故用力於無逸者深。文王蓋淵源於此。以作聖者也。文王自奉之薄。專意於安養斯民耳。卑服者舉其一端。而宮室飲食之薄。皆可推也。惟其自奉之屬所性不存。故力有專用。卽於康功以安民。卽於田功以養民也。徽柔柔之徽美者也。懿恭恭之淵懿者也。徽柔懿恭。則匹夫匹婦皆被其澤。而懷保必周。凡鰥寡



窮民垂首喪氣者。惠綏之而鮮鮮然有生意矣。當是時。紂方毒痛四海。文王以方伯咸和其民。曷乎有杯水勝火之難。故望道未見勤。而且勞。然豈若後世量書傳。餐代有司之任者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不遑暇食者。其勤勞必有在矣。讀無逸。則見文王之勞。讀立政。則見文王之逸。非矛盾也。至勞之中。有至逸。至逸之中。有至勞耳。遊田有常制。至盤于遊田。以爲耽樂。則文王不敢焉。翼翼之小心也。觀遊畋之簡。可知費用之約。無橫費。自無過取。所以庶邦之貢。無加於正數之外也。此論文王無逸之家法。

其條目如崇儉素重農畝。恤窮困勤政事。戒佚遊損橫斂。大略皆備。故享國以長。以此坊民。後世猶有妄爲文王憂勤損壽之說。以啟人主之好逸者。

祖謙又曰。無逸雖戒。成王實欲後世子孫共守此訓。故以繼自今。嗣王言之。觀覽以舒目。安逸以休身。遊豫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備。人君所不能無者。特不可過而已。過則人欲肆而浸入於亂亡。故不使之無觀逸遊田。而曰無淫使不過也。先簡遊田之樂。而繼以惟正之供。蓋欲禁橫斂。必絕其源。淫則侈費。不得不橫斂於民。四者旣省。用有常經。而什一之供。自名



大學衍義輯要 卷四  
正義順不害於理財正辭之義矣。耽樂之主每自恕曰。一日放逸所害幾何。不知是心一流則自一日二日以至終身流而不反。故周公先塞其源戒之以無敢皇暇曰。今日耽樂下無以示民。上無以順天。有莫大之愆而非小失也。蓋人主不可使知耽樂之味。苟開於一日以爲無傷。逮其既嘗此味則寢深寢溺矣。蘇軾曰。人莫不好逸欲而所甚好者生也。以其所甚好而禁其所好。庶幾必信此無逸所爲作也。漢武帝唐明皇雖有欲而壽如彼者。特千一而已。飲醕食野葛者必死。而曹操獨不死。亦可效乎。

臣按無逸一書。前舉三宗後舉文王。俾成王知所法。又舉商王受。俾成王知所戒。受惡無所不有。醕酒其最也。

梁王觴諸侯於范臺。

臺名

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

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

之。遂疏儀狄。絕甘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

公夜半不嘽。

音銜飽也

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

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

晉文公得南之威。

美婦

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

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

莊王

登強臺。

臺名

左江而



右湖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  
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  
牙之調也。左白台音怡而右閭須音美。南威之美也。前夾  
林而後蘭臺皆臺榭名。強臺之樂也。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  
王稱善相屬。

臣按四者人所同欲。惟聖賢能以道勝欲。故晉楚  
之君雖未可方大禹。其勇於自克亦可尚也。齊桓  
知厚味亡國。而寵任易牙。卒以召亂。是自言之而  
自蹈之也。

唐張蘊古上大寶箴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  
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  
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邱  
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  
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  
國之音。淫。

○沈湎之戒

書。微子篇名。父師箕子。若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湎于  
酒。

臣按酗酒者受也。而箕子歸之於天。蓋忠臣不忍  
斥其君。故為無所歸咎之辭也。



酒誥。衛為商受故都受之淫酗臣民化之今成王封康叔于衛恐遺風漸染故作酒誥以訓教之

詩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狎也近小人。飲

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佚。武公既入而作

是詩。

漢成帝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

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班

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紂為無道。至於是乎。對

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

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

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諄。大雅所以流連也。詩

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

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去。

臣按班伯曰。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直哉

言乎。成帝能嗟嘆之。而不能因其言以自改。卒以

沈湎妨政。權移外家。至於覆國。其亦可監也夫。

晉元帝初。頗以酒廢事。王導以為言。帝命酌引觴覆之。

於此遂罷。

臣按元帝非能剛果必為者也。然其覆杯之舉。則

於聽言改過。略不疑滯。此所以粗能自立於江左

與。



陳後主君臣酣飲自夕達旦率以為常其後隋師東下不為深備奏技縱酒賦詩不輟陳國遂亡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為百餘房各盛供帳實以美人帝與蕭后及幸姬應就宴飲未幾為宇文化及所弒

臣按以酒喪邦其禍至陳隋而極故以二君終焉

○荒淫之戒

書牧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窮也今商王受惟婦姐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道也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

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詩谷風邶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作詩

靜女同上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新臺同上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

之二子乘舟思伋壽也宣公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



臣按毛氏曰宣公爲伋取齊女而姜公奪之生壽  
與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  
隘而殺之壽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  
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  
有何罪賊又殺之

牆有茨鄘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

而不可道也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子頑通於惠公之母惠公之母即宣姜也

君子偕老同刺衛夫人宣姜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

桑中同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

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鶉之奔奔同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鶉之不若也

定之方中同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

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

蝮蝮同上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

不齒也

氓衛風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

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

臣按邶鄘衛詩分爲三國其實皆衛也衛宣公奪其子伋妻爲夫人於是新臺之刺靜女之刺相繼



而作。因讒殺子。而二子乘舟之詩作。夫婦失道。國人化之。而谷風桑中氓之詩作。宣公卒。公子頑烝于宣姜。而牆茨偕老鶉奔之詩作。再世而至懿公。卒爲狄人所滅。而文公立焉。定之方中。與蠲棘之詩。所由作也。始末凡十餘詩。而事之次第蓋如此。新臺之一章曰。燕婉之求。籛篠不鮮。二章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籛篠仰而不俯。戚施俯而不仰。皆惡疾之不能爲人者也。燕婉指伋而言。謂其爲人安且順也。齊女之來。本惟燕婉是求。而乃得此惡疾之宣公。宣公本無疾也。以其行之惡。故名之耳。

自是伋壽死而國俗敗。子頑象之。上烝君母。衛君父子。行同夷狄。衛國之俗。亦淪於夷狄。故夷狄之禍。乘之以作。原宣公之初。亦溺於情欲而不能制爾。安知其禍若是之烈哉。然文公一興。以道化民。而淫奔之俗隨變。信乎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也。牆茨三章。淫荒穢褻。汙人牙頰。夫言猶不可。而聖人著之於經。何也。善乎先儒楊時曰。自古淫亂之君。自謂閨門之中。世無由知。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知閨中之言。無隱不彰。其訓戒深矣。故事。國風之詩。經筵不講。先儒胡安國



非之。臣今列此。欲明人君一以淫佚導其民。則變華而狄。一以道化迪其民。則變狄而華。其機猶反掌耳。

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實夫驪戎之役。汝曰勝而不吉。故賞汝以爵。罰汝以無肴。勝而得妃。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卦臣不敢蔽。蔽兆之紀。法也失臣之官。有二臯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惟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

有之。備之為瘳。愈也臣之不信。卜不中也國之福也。飲酒出。史

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戎亦必以女戎勝晉。驪姬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史蘇曰。亂本生矣。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

臣按人知有邊境之寇。而不知有宮闈之寇。堅甲利兵。獸奔豕突者。邊境之寇也。冶容妖色。狐媚蠱惑者。宮闈之寇也。邊境之寇。擾吾於外。膚革之疾。命不也。宮闈之寇。賊吾於內。腹心之災也。理膚革之疾。易而去腹心之災。難。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至言哉。



晉侯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惑也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佑。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有蓄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也。止吾是以云也。

鄭子產如晉問疾。叔向問之。子產曰：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猶瘠也其體。茲心不爽。

明也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謂嬪御不及同姓。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主也今君內實有四姬晉姓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減也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盼。叔向名未之聞也。

臣按醫和之責大臣。以大臣於君所以傳之德義。保其身體也。古惟周公以此自任。無逸之作。告戒丁寧。使成王永其天命。後世知恤者鮮。故以管仲而不能規六嬖之寵。以趙武而不能救四姬之惑。夫二人者。非姦非慝。徒以失大臣之職。不能止君



心之淫猶不免責。况以姦慝之心導君於淫者哉。子產所謂四時者朝與晝所以勞之也。夕與夜所以逸之也。動靜有時。勞逸有節。疾焉從生。觀安身之云。則夜氣澄寂之時。尤當自養為朝聽晝訪之地。其可惑溺無節而壹之乎。壹者自蚤至夜。惟欲是從也。內官不及同姓。則異姓固無損與。曰。此特因晉所有以規之爾。妲己褒姒。豈同姓邪。昔人論色禍者多矣。子產醫和所論。尤人主所當戒。大臣所當任。故併著之。

唐元宗貴妃楊氏始為壽王

元宗子

妃武惠妃薨召納禁

中。此即新臺之比也。元宗無復人理矣。號太真。更為壽王聘韋昭訓女。太真得幸。善歌舞。曉音律。智算警穎。迎意輒悟。帝大悅。寵之專房。其儀禮與皇后等。進冊貴妃。三妹皆美。劭。帝呼為姨。封韓。號秦。二國為夫人。出入宮掖。恩寵聲焰震天下。及祿山反。以誅國忠為名。且指言如及諸姨罪。帝西幸至馬嵬。陳元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如訣。縊路祠下。畏尸以紫茵。瘞道側。

歐陽修曰。女子之禍於人也甚矣。唐自高宗至於中

宗。再罹女禍。

武韋二后

唐祚既絕。復續。中宗不免其身。韋



氏遂以滅族。元宗親平其亂，可以爲鑒矣。而又敗於女子，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至太平。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爲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至於如此，可不謹哉。

胡寅曰：天子之尊，威制四海而不能庇一婦人，何也？怨之所集，禍之所起也。明皇昏於楊妃，凡十年，以王鉞爲色役，使併責三十年租庸歲供額外錢帛百億，以供宮中宴賜，則毒遍天下矣。楊國忠以疎族進薦，鮮于仲通帥劍南喪師二十萬人，大開邊患，則毒又

深於西南矣。五楊請託府縣，峻於制敕，則毒又遍於畿甸矣。貴妃私於祿山，以致反叛，則毒又甚於兩河矣。自非陳元禮等勸以速殺，則禍必及身矣。

莊宗好俳優，知音能度曲，又自爲優，名曰李天下，常與俳優雜戲於庭，伶人由此用事，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鎮貨賂公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嘗遣出訪民間事，軍機國政皆與參決，郭從謙者優名門高，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爲從馬直指揮使，莊宗戲之，謂其教王溫反，從謙不自安，謀亂，莊宗以射踣，左右奔走，五坊人善友聚



樂器而焚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戒哉。

臣按歐陽修言莊宗百戰滅梁，方其盛也，天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臣謂倡優子女皆同類也。因附女寵之後，為世戒焉。

○盤游之戒

書：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畋于有洛，水名之表。外也十旬弗反，有窮國名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臣按太康者大禹之孫，禹功與天地並，甫再世而太康以盤游失國。天命靡常，前功難恃，蓋如此。及羿專夏政，寒泥又殺羿而代之。非少康君臣辛苦經營以復夏業，則禹不祀矣。太康逸豫，一朝而失之。少康布德，兆謀四十餘年而後復。失之易而復之難，可不戒諸。

左傳：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周武王時命百官箴王闕。過於於

虞人之箴曰：芒芒廣大禹迹，畫為九州。經啟九道，九州道路民

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羿篡夏位

故曰帝冒貪也于原獸，忘其國恤。憂也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



數用不恢也。大也。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晉魏絳因悼公好田述此

諷以也。數也。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晉魏絳因悼公好田述此

臣按太康逸豫而羿篡之。羿又以逸豫為泥所篡。所謂與亂同事罔不亡也。辛甲承命俾百官各因其職。箴王之闕。故虞人之箴如此。以羿戒王亦猶禹以丹朱戒舜也。靈臺之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德及飛潛各安所處。所謂不擾也。漢儒作賦。鋪陳弋獵之盛。至曰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吁。物生斯時。與靈臺之世。為何如耶。併著之以為暴殄不仁者之戒。

公將如也。往也。棠遠地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

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孟子曰。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全章。

臣按景公本為游觀計。而晏子迪之以古誼。勸之以省民。且陳流連荒亡之戒。可謂格君心而引之當道矣。孟子因宣王好貨好色而告以與民同樂。



亦此意也。易之大小畜皆以止爲義。凡止君之欲者所以愛君也。夫忠臣之心惟恐君之有欲。晏子之於景公是也。姦臣之心惟恐君之無欲。趙高之於二世。李林甫之於明皇是也。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

臣按穆王荒於八駿。幾至失國。惟文帝之心湛然淵靜。雖千里馬不足以動之。厥後武帝以一馬之故。至於興師動衆。疲弊中國。蓋文帝幾於無欲。而

武帝則多欲矣。

武帝至長楊獵時。好自擊熊豕。馳逐埜獸。司馬相如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險阻。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諺曰。家索千金。坐不垂堂。謂近堂邊恐墜墮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建元中。帝出微行。常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



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每以夜漏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騫禾稼稻杭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鄆社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太后宮也。上大驩樂之。

臣按自昔人君雖無道。未有微行數出者。惟趙武靈王偽為使者馳入秦。觀秦昭王之為人。雖云跌蕩。猶有英偉之氣。漢武微行。特以快從禽之樂。當

時丞相御史不能諫諍。乃私置更衣為投宿之所。可謂逢君之惡矣。其後成帝效之。常稱富平侯家人。從近幸小臣以出。谷永諫曰。陛下棄尊貴而樂卑賤。崇聚僇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媒媢溷殺。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觀永諫辭。則成帝之微行。其醜有甚於武帝者。淫荒失道。漢日以衰。其作俑則自武帝始。

王吉為昌邑中尉。而王名賀好田獵。動作亡節。吉疏諫曰。古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



大學衍義輯要 卷四  
三  
兮。顧瞻周道。中心慙古怛字兮。說曰發發者非古之風也。揭揭者非古之車也。蓋傷之也。今大王幸方與縣名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勞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擗挫也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冒霧露。晝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壓薄。數以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

樂豈直銜檠之間哉。

臣按王吉論田獵驅馳之害。學問優游之適。言言切至。王賀雖加賞賚。旋復放縱。入繼大統。尋不克終。惜哉。

○奢侈之戒

書。伊尹作太甲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此太甲不惠于阿衡時伊尹訓

也。

春秋。昭八年。有石言于晉。魏榆。地名晉侯問於師曠。對曰。

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



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  
築虎祈地名之宮叔向曰子野師曠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  
信而有徵十三年晉成虎祈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  
臣按晉平公伯主也侈一宮室而上天示異諸侯  
離心故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可不戒哉  
漢文帝時賈山言治亂之事曰秦起阿房之宮窮極壯  
麗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窮極  
廣遠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秦以熊羆之力虎  
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加焉  
文帝在位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

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  
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  
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示敦樸為天下  
先

臣按文帝斯言有二善焉既念細民謀生之艱又  
念祖宗創業之難人主常存此心雖勸之奢侈亦  
不為矣

武帝時天下侈靡趨末上問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東方  
朔對曰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  
皇帝事為耆老所聞見者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



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集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纈罽。宮人簪玳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可與比治矣。

臣按朔雖平時詼笑不根。若其近述孝文時事。則

愛君之至情。言治之確論。惜武帝不聽。卒以奢靡敝其國也。

唐太宗貞觀初。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也。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秦而止。王公以下。宜體朕此意也。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太宗發卒脩洛陽宮。以備巡幸。張元素諫曰。臣見隋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一柱之費數十萬工。餘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陽。凡宮室宏侈者。皆令毀之。曾



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今日效之也。且今日財力。何如隋世。役瘡痍之人。習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上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卽爲之罷役。賜元素綵二百匹。

臣按太宗鑒隋之侈。一殿之營。爲費無幾。而亟已之。然未數年。遽有洛宮之役。由儉入奢。其易如此。此元素所以諫也。惟其喜聞忠言。雖比之隋煬桀紂。曾不少忤。而亟從之。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元宗以風俗奢靡。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供軍國之用。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毋得服珠玉錦繡。

司馬光曰。明皇之始。刻勵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溺人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臣按明皇焚珠玉錦繡。本非實意。故曾未三年。已遣御史訪珍異於南方矣。有胡人上言。海內多珠翠奇寶。可往營致。上命御史楊範。臣往求之。範臣奏曰。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上遽引咎罷之。使其真有崇儉去奢之志。而以朴素爲天下

先。如漢文帝之不言躬行。何患敝俗之不革也。







人君雖處宮庭言行不可不謹也。或謂居室出言

千里之外何由應之。吁。驪姬夜半之泣書之國語。

飛燕憤恚之辭筆之班書。明皇妃子比翼連理之

誓見之詩歌。皆深宮私語密約。無不暴白於天下

後世。可不戒與。

詩抑衛武公作之五章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

圭之玷也。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六章曰。無易

也。由言無日苟矣。莫捫也朕舌。言不可逝也矣。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臣按此雖戒學者之辭。然自人君言之。則漢之文

帝退然淵默。而寬仁恭儉之德為三代以後賢主

之最。行勝其言也。武帝雄辯駿發。見於制詔。煒然

可觀。然以多欲之故。卒不能施仁義。是言浮於行

也。

禮記玉藻。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臣按古者建官皆所以約飭人君。使無言動之失

也。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事為春秋。言

為尚書。其來尚矣。今即舍人之設。乃其遺制。又許

直前論奏。救於未形。制雖不盡古。意則猶古也。

表記。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猶謹也人以行。故言必慮



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

臣按老莊非善言乎其終為浮虛之害夷惠非善行乎其弊有隘不恭之失况尊居人上言行所關安危自出慮終稽敝之言尤人主所宜知故錄焉漢董仲舒告武帝曰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

○正威儀

書成王命召公畢公相康王曰思夫人自亂於威儀爾無以釗康王名冒妄也貢進也于非幾微也

臣按呂祖謙曰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至切之學至是始發其秘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乃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乃以示孟敬子皆近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間然則周孔豈惟同道其用功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

詩抑之首章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二章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五章曰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八章曰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九章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臣按此衛武公自警之詩也。熟味其辭。武公作聖之功。於是焉在。其可忽哉。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

衛大夫

見令尹圍

楚公子

之威儀。言於

衛侯曰。令尹其將不免。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富而閑習貌言君臣上

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臣按自古論威儀。未有若北宮文子之備者。威非徒事嚴猛而已。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夫是之謂威。儀非徒事容飾而已。動容周旋。莫不中禮。夫是之謂儀。然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梁襄王君也。望之而不似君。非君之威儀也。令



尹圍臣也。見之而似君。非臣之威儀也。當是時。令尹圍專楚國之政。有篡奪之心。故形諸威儀。而文子知其不終也。未幾以篡得國。果不能終。當春秋之世。聖學之傳未泯。名卿大夫。率以威儀觀人。晉侯受玉惰。內史過決其不敬。無以長世。而晉侯果失國。成子受脤。祭肉於社。不敬。劉康公以為惰。棄其命。而成子果卒于行。蓋威儀者德之表也。故君子見其容止。而知其福禍也。自在位可畏。以下凡十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非盛德積於中。安能有此。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玉藻。足容重。舉欲遲。手容恭。高且正。目容端。不睇視。口容止。不妄

動聲容靜。不嘖咳。頭容直。不傾顧。氣容肅。似不息。立容德。似有所得

入者皆敬之目也。

漢成帝即位。丞相匡衡上書曰。聖主之自為動容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眾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措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



明也穆穆天子之容以示之。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

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

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謹始。願陛下留意動靜之節。使

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臣按匡衡以此告成帝。帝亦臨朝淵默。尊嚴若神。

史氏稱其有穆穆天子之容。然湛於酒色。不知主

敬以立其本。則所謂威儀者。亦徒矯飾於外而已。

非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



